

韩复榘

外传

张寿彭
陈立宗



韩复榘
外传

张寿彭

陈立宗

著

作家出版社

韩复榘外传 张寿彭 陈立宗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35千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2,000册

统一书号: 10248·0101 定价: 1.40元

序

张寿彭、陈立宗同志送来他们合写的《韩复榘外传》一稿，嘱我写序。我觉得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这都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有关韩复榘这个人物的一些轶闻轶事，在山东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现在如何认识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韩复榘是一个军阀，已成定论。但是民国史上的军阀又各有不同，他们有各自的成长发展过程，有各自的功过是非。韩复榘出生在属于古代燕赵之邦的冀北农村，从小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由于不守本分，从破败的农村出走，投身行伍，步入冒险的道路，成为拥兵自重的将军，以至一省主席。纵观他的一生，有两个重大转折，第一个转折，是跟随冯玉祥，由一个无名小卒转战南北，被提拔为西北军将领；第二个转折，是背离冯玉祥，主宰山东，成为“独立王国”的土皇帝。最后由于军阀利己主义的局限，悲剧式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韩复榘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父亲是当地很有声望的秀才，家教很严，但他并没有受父亲的约束，过安分守己的生活。当兵以后，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接受了民族传统道德中许多好的方面，参加过反段（祺瑞）护法、讨张（勋）

倒吴(佩孚)以及北伐等活动。由于他野心很大，又受不住冯玉祥家长式的管束，最后背冯附蒋，自立门户。他在任山东省主席的七年中，做了一些与他声誉有关的好事，也做了众多的被历史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坏事。这一切，都在《韩复榘外传》中有详细的介绍。

从史学角度看，韩复榘这个人物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不仅因为他的出身、发迹和如何实现一个野心家的欲望所走过的道路，与一部民国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主鲁期间在吏治、建军、司法、财经、文教乃至社会风俗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对日本、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研究山东地方史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现在作者从文学的角度，大胆地把历史科学同小说艺术表现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了一次新的尝试。我认为这种尝试是成功的。作者前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从山东省图书馆和省档案局精心地搜罗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又不辞辛劳地走访了熟悉韩复榘的当事人。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严肃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从而进行再现历史和人物的艺术构思，使韩复榘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具有典型性，我想，这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入理地运用虚构和传闻，这样能更集中、概括、生动、形象地反映历史真实，以期收到为群众所喜爱并易于接受的艺术效果。我认为《韩复榘外传》一书是达到了这一要求的。

当然，作为一部要全面地描绘韩复榘这样一个生活在复杂的历史时代，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的著作，它的缺陷是很

难免的。在材料的搜集、组织、取舍和运用上，以及润色加工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下些工夫。同时，两个人合作成书，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风格和语言上的某种差异。我在这里只能笼统地提出一点看法和想法。这是一部通俗的文学传记作品，这种文体，肯定会吸引众多的读者，他们在阅读中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请细心的读者自己去作鉴定吧。

安作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

于山东师范大学寓中

目 次

序	1
第一回	好逸恶劳不肖子 当裤投军夜别妻..... 1
第二回	滦州事变回原籍 二次投军归旧部..... 16
第三回	十几年转战南北 韩复榘扶摇直上..... 29
第四回	南口失利首叛冯 五原誓师振军威..... 39
第五回	窥测方向屯信阳 再次叛冯投老蒋..... 53
第六回	中原大战走胶东 受命主鲁进济南..... 67
第七回	观市容耀武扬威 赋怪诗笑话百出..... 79
第八回	禁吸毒包庇胞兄 纯风化引起众怒..... 88
第九回	培植亲信下本钱

	拉拢部下巧盘算	104
第十回	审案子大有瘾头	
	断生死全凭喜怒	120
第十一回	效法南京励志社	
	创办韩氏进德会	132
第十二回	为宠妾风波骤起	
	因失策家丑外扬	149
第十三回	冯玉祥隐居泰山	
	张宗昌命赴黄泉	161
第十四回	观风云左右周旋	
	保实力弃城逃窜	177
第十五回	蒋介石调虎离山	
	韩复榘一命归天	187
后 记		196

第一回

好逸恶劳不肖子 当裤投军夜别妻

公元一八九〇年夏天，河北平原中部遭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水灾。大雨接连不断地下了七八天，永定河、大清河、拒马河变成了奔腾无羁的野马。瓢泼大雨使水势猛涨，山洪夹着狂风，狂风催着山洪从西北山区倾泻而下，冲决着坚实的堤坝。霎时，辽阔的原野，散落的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

在大清河北岸有一个隶属霸县管辖的村庄，名叫台山村。此时，这小小的村子，家家墙圯屋漏，景况十分凄惨。老天无情，阴云密布，几天过去了，仍然看不出有风停雨住的趋向。困居在村舍的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任凭山洪冲刷着……他们愁眉不展地闷坐在暂时还没被淹没的高处，看着地里那遭灾的庄稼，祈祷老天爷、海龙王开恩，退下水，保住众人，保住活命的粮食！

在村东头有一处较大的宅院，是私塾先生韩静原的住宅。此刻，韩静原正在摇曳的油灯下同弟弟韩洁亭共谋生计。韩静原紧皱着眉头说：“这连日暴雨，若是再不停歇，水势还会剧涨，酿成大灾，人畜将毁于旦夕。唉！可这个时候，你媳妇偏偏又要临产……嗨！这个孩子恐怕也是孽障投生，罪

畜转道啊……”韩洁亭连忙安慰他：“小侄在此时出生，兴许是个不凡的人物。俗话说得好：龙从云、虎从风么……”

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撕开夜幕，把屋内外照得通明，接着一声沉雷在屋顶上炸开，昏暗的小油灯竟被震灭了。就在这时，从里屋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韩静原弟兄俩闻声而起，只见洁亭的媳妇飞奔而来：“大哥，大喜啦，是个吃‘兵粮’的！”韩静原也一阵兴奋：“哎呀，我韩家门倒是有福，男丁兴旺哇！”

在这个沉雷闪电的雨夜出生的，便是后来做过八年山东省土皇上的大军阀韩复榘！

这土皇上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年代。从鸦片战争开始，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中华的主权已逐步丧失。当时的清王朝腐败无能，他们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对广大人民则是血腥镇压。勤劳勇敢的人民难以忍受这屈辱，纷纷起来进行抗粮、抗税、抗捐、烧洋人教堂、驱赶洋人的斗争。在这动乱的时代，韩静原倒还有点正直感，他寻思良久，为新生的四少爷取名为韩复榘。意思是恢复法规，增强法制。给儿取名，显露了他对混乱世道的不满，也寄托了对孩子成才的期望。

韩静原祖籍湖北蒲圻县，移居河北霸县已经好几代了。韩家世代代酷好读书，历来以书香门第自居，到了韩静原这一代，是韩家的上升时期。他从小受到诗书陶冶，养成了勤勉好学、遵纪守法的性格，二十出头便考了个秀才，在当地教起私塾来。几十年来，他为人师长，严于待生，方圆百里之内，倒也受人尊敬。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韩复榘已经七八岁了。他

聪明伶俐，在父亲的戒尺下，读书用功，十分逗人喜爱，成了家人的宝贝疙瘩。韩静原对他格外寄予厚望，一心想让儿子好好读书，走科举的道路，将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使门楣生辉，实现他那梦寐以求、终生未竟的仕途理想。

“水淹三年丰”，这几年又风调雨顺，渐渐地，韩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韩复渠的两位哥哥复森、复懋都能下地干活，粮食满仓；姐姐也能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编编织织搞些副业，不缺钱花。韩复渠不象同龄的孩子要去割草、放羊、拾柴禾，只需读书就行。每天，他跟着父亲去上学，回家后还常常在严父的敦促下，挑灯夜读。由于他天性聪颖，学习领悟甚快，父母更把他捧为掌上明珠。

但是，韩复渠生性好动不好静，他还不懂得读书的目的，也不十分珍惜读书的良机，更弄不懂父亲常常向他讲的那些科举、功名、仕途之道。每每感到读书太乏味，枯燥沉闷，便向往更活泼、更丰富的热闹场景。因此，常常瞅家人不在时，就溜出去和村里的孩子们一道下河摸鱼，上树逮鸟。他喜欢恶作剧，常常干些往井里撒尿，往粮食里掺沙子的“乐事”。同别的孩子斗殴打架时不要命，但从不吃亏，出手迅速，眼快手狠，常常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七窍出血，而自己则虚张声势，大哭大闹，说自己受了欺侮。遇到打不过的，他会调兵遣将，找来更大的孩子给他出气，而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因此，他时常闯祸，被邻居或别的孩子告状上门，遭到父亲的责骂训斥，不得不一遍遍地聆听那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仕途仕途，志士之途”等训导。母亲往往因为心疼儿子，为其辩解几句，又必然引起韩静原的勃然大怒。可在父母为儿子的调皮而激烈口角时，韩复渠却又乘

机溜出去玩耍。父亲的说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升官发财、轻视劳动的种子；家庭环境，特别是兄长、母亲的溺爱，使他养成了娇纵任性的脾气。

好景不长，在韩复榘十岁那年，中国发生了“庚子之乱”。这次动乱给韩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使韩复榘的生活道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河北霸县是外国侵略者吞食、奴役的目标之一。许多外国传教士来到这里，勾结清朝官吏，用各种手段残害人民，因而，常常引起当地农民和传教士之间的纠纷。同全国一样，这里的县府又总是以镇压和屠杀人民来讨好侵略者。当“反清复明、仇洋灭教”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等地发展壮大，波及霸县时，当地许多有识之士也设坛练拳，组织团伙，烧教堂、赶教士，给予侵略者及其帮凶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霸县属河北腹地，为京、津、保三角地带，地处幽燕故地，远古时就是我国北方门户，宋代大将军杨延昭就曾在这里的草桥关屯兵抗辽。许多英雄豪杰、名人志士都出在这里，民风一向强悍尚武，好义勇为。义和团的起义队伍里，就有许多是霸县农民。

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后，腐败的清政府一方面望风而逃，把好端端的北京城拱手送给了侵略者，一方面采取欺骗利用义和团的手段，以“扶清灭洋”的幌子，收买人心，过后又与侵略者联合一起镇压义和团。在“庚子之乱”中，韩复榘的奶奶、叔叔皆死于兵乱之中，家里的财物也被八国联军和清兵掠夺一空。亲人的惨死，财产的损失，在韩复榘的心灵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父亲把二哥复懋过继给了立志守节的婶娘，为叔叔支撑门户。母亲又得了场大病，于是韩家便冷落

下来，生计越来越窘迫。为了使家庭重新兴旺起来，韩静原起早贪黑，日夜操劳。每天同大儿子一块儿拼着全力耕种那十几亩薄地，没有精力再照管韩复渠的学业了。这样，韩复渠倒觉得从来没有过的自在，天天同村里村外的孩子们放任地玩耍、恶作剧……

在这次动乱之中，韩复渠大开了眼界，第一次看到那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看到了那蓝眼睛、黄头发、骄横狂妄的洋人；看到了那些背着抢掠来的财物的散兵游勇，也看到了亮闪闪的沾满了血污的刀枪。这一切，在他的心里翻来覆去，他开始注意到武力和强者的力量，意识到世界上还有一条靠武力掠夺发横财、升官受禄的道路，这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他幼年得到的深深镌刻在他脑海里的这些印象，后来经常不断地被翻腾出来，由他去慢慢地思索、咀嚼，以至于对他的未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韩复渠十五岁那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韩静原望子成龙的愿望破灭了。韩静原深知，即使仍然开科取士，他这个儿子也必然要名落孙山。失望之余，他不再让韩复渠继续读书，而让他一块儿下地干活。然而，由于家庭的宠爱、多年来功名利禄的思想灌输，韩复渠已经看不起种田务农的生活，他以为干农活最没出息，况且他从小没有正经八百地干过活，根本不会干。他本能地、隐约地意识到，他需要另外一种更富有色彩的生活。自己的生活道路还长得很，他决不想终生老干这沉重的农活，他也讨厌这穷乡僻壤。无奈父亲常逼他下地，他只好松松垮垮地干着。父亲的呵斥并不能使他振作精神，反而加深了他对务农的厌倦。他开始装病、偷懒，躲在家里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翻看起《施公案》、《彭公

案》、《忠烈义侠传》等小说来。时间一长，全家老小都叫他“懒骨头”。这懒骨头以他强烈的抵触、对抗情绪，来对待人们的规劝、冷落的白眼和愤怒的责骂。这种抵触、对抗越积越深，终于引起了一场大爆发！

那是韩复榘十七岁那年夏天，地里的高粱抽穗的时候。一天，父亲叫着他和大哥复森一块儿下地去剥高粱叶。把多余的叶子剥去，可以使高粱穗子长得更大，子粒饱满，剥下的叶子还可以当柴烧。这是农活中最苦的活计。夏日骄阳当空，如火一样灼炙着大地，密密的高粱地里就象一架大蒸笼。人在里面，汗水从头上、脸上顺着脖子、脊背往下流，全身就象水淋了一样，衣服粘贴在身上。干这活还必须穿着衣服，否则那薄而锋利的高粱叶子会把皮肤割得横一条、竖一条的伤，被汗水一渍，满身红肿。

韩复榘干了不到一个时辰，再也坚持不了啦。他感到唇干舌燥，眼睛被汗水淹得火辣辣地疼，胸闷得似塞着一团棉花。他干干停停，忍耐了一会儿，终于走到父亲面前：“爹，我心慌气短，头晕肚痛，实在干不下去了……”韩静原抬头看着儿子的脸色，心疼地说道：“你到地头喝点水，歇歇再来。”韩复榘答应着，蹒跚着跑出了高粱地。

他在地头喝了碗水，稍觉舒坦些。但那高粱地外面仍是骄阳似火，热风吹得头晕晕涨涨，身上火辣辣的。他想了想，拔腿就跑，索性到河里去洗个澡。他在河水里浸泡了一个小时，觉得凉爽了，才爬上岸来，躺在柳树下，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心里寻思起来：我才十七岁，这累死人、苦死人的倒霉活，干到哪年是个头？他想起十岁那年看到的那些镇压义和团的洋人、清兵骑在高头大马上，手提洋枪大刀威

风凛凛的样子；想起彭公案、施公案中那些坐地分赃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好汉的豪爽气概；他蒙蒙眈眈地觉得自己也骑在高头大马上，口袋里满是金银，人们成排地跪在他的马前……渐渐地他睡了过去。

韩静原和复森在高粱地里不停地忙着，好长时间过去了，就是不见韩复渠回来。方才，爷俩到地头喝水抽烟，休息了一会儿，也不见他的影子。他们想，定是这小子偷懒去睡了，也没计较许多。晌午已过，好不容易把活干完，爷俩挑着满满两担高粱叶，拖着疲劳的两腿向家里走来。韩静原秉性耿直，脾气也非同小可，这骄阳，这繁重的体力活，已使他心烦意乱。他刚走到家门口，就听到老伴怒声地呵斥，也听到韩复渠嬉皮笑脸的祈求声，不由得怒火中烧……

原来韩复渠一觉醒来，看看时光不早，算计着地里的活早该完了，回去也是白跑，于是便提心吊胆、懒洋洋地回到家里。到家一看，发现父亲和哥哥都没回来，他灵机一动：何不趁机吃点干粮，填饱肚子再说。今天所为，父亲肯定要打我的，我吃饱后先躲出去，晚上再回来。于是，他来到灶屋，见母亲正在烙又白又薄的饼，他馋得口水直流，上前伸手就抓，没想被母亲一巴掌打了回来。韩复渠放刁地说：“我饿死了，馋死了，让我先吃一点吧！”

正当母子俩在锅台前争执的当口，韩静原一步跨了进来，听到这一番话，火上加油，一把揪住韩复渠，骂道：“我揍死你这好吃懒做的不孝之子！”接着，不由分说地连抽了他几个嘴巴子。韩复渠一边躲藏，一边哭叫告饶。他爹哪里肯听，又抄起扁担劈头盖脑地一顿好打……这可吓坏了孩子

娘，她一步上前，夺下韩静原手中的扁担。老头子气极了，浑身颤抖，嘴里不住地责骂：你这孽种，读书不上进，干活偷奸耍滑，这没出息的畜牲，早晚得把我气死。韩复桀趁机摸着屁股边哭边跑了出去。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看着苍老、浑身发抖的丈夫，韩复桀的母亲似万箭穿心。晚上，老两口躺在床上想着儿子的事，许久，当娘的打破沉寂：“老四已经十七岁了，他不愿下地干活，你怎么逼他也不行，还得另想办法。我早就说快给他找个媳妇，成了家兴许能拢住他这野性，改改他的懒病。”当爹的说：“提亲的倒是不少，可都不大合适，不是门户不当，就是生辰八字不对，唉，难啊！”当娘的又说：“咱们家现在家境不如从前了，哪能总惦记那书香门第的大户，光想高攀呢？”当爹的半晌没做声，最后果断地说：“好，你明天去拜托一下刘媒婆，让她费心给说说。若是给他成了家以后，还这么不长进，就把他分出去单过，算咱没养这个儿子！”

说媒的事办得很顺利。新娘子姓高名艺珍，家住台山村南十里的苏家桥，家中殷实富有，父亲务农，叔叔高步瀛在县里做过刑名师爷，是个精明的讼棍。高艺珍是独生女儿，比韩复桀大两岁，因前些时候，父母舍不得将这掌上明珠轻易嫁人，许多人又碍于她叔叔刁钻，不敢上门说亲，时光流逝，白白耽误了高艺珍的青春。此次刘媒婆一提，门当户对，生辰八字也好，双方都很满意，于是下了定礼，换了红帖。刚过了年，就选了个黄道吉日与韩复桀成了亲。婚后，小两口很是和睦，艺珍精明强干，十分泼辣，对韩复桀又百依百顺，十分温存。所以，韩复桀觉得高艺珍虽然容貌稍逊，倒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这时，韩复桀父母、哥嫂们也趁热打铁，

竭力规劝，使他有了成家立业的责任感，他便常常下地，干起农活来。

几个月过去后，洞房花烛的兴趣很快消失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完没了的农活，则使他感到是个沉重的折磨。于是，他又故态复萌，变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起来。时而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时而焦躁烦闷，喜怒无常，对艺珍也打骂相连，毫无礼义。高艺珍受不了这种日子，常常跑回娘家向爹娘哭诉。时间长了，韩复榘的举动引起了艺珍全家的愤懑。但是，艺珍的叔叔高步瀛听了之后，却大为赏识，认为这侄女婿有志有识，必不会久居人下。于是他鼎力相助，凭他在县衙里的人情势力，又出钱买通上下，终于在县衙里给韩复榘谋到一个缮书房书吏的职位。韩复榘上任后，便一个人搬到县衙里去住。离家二十多里，也不常回家。

这书吏是县衙里承办一些例行公事的雇员，根本算不上什么“官”，但是在乡民眼里，算是了不起的人物。韩复榘也因为脱离了繁重的农田劳动，对这新差使十分满意。他攒足了劲，想好好干一番，学点本事，将来也好一步步荣升高位。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县衙里，从县太爷到衙役多是刮地皮、喝人血的魔鬼，他们是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寄生虫。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韩复榘开始不懂，后来慢慢地也明白了许多，时间一长，他自己也干得很得手，成了敲诈勒索的能人，极得上司和同僚们的赏识，认为这个小后生是个能干的“人才”。他倒也时常把得到的薪俸和不义之财，买些东西回家孝敬家中老人，家里人也很高兴，庆幸他走上了“正路”，成了个“有用”之人。在县衙里，